

泰西新史攬要

德國

第一節

普魯士國

一千八百

五年前

普魯士

泰西新史略要卷之十六

英國

馬提摩元本
李提摩大譯

上海蔡爾康芝拔述稿

德意志國

初名普魯士
亦曰日耳曼

法皇拿破崙補拿破脫之擾亂歐洲也日耳曼列邦中之普魯士國勢

散而力厚未嘗以武功顯一千八百六年嘉慶十年法兵攻節拿又攻阿

五二四皆普境之精華所聚者也普王遣將兩禦之而師徒撓敗幾不

能軍詳見前卷於是拿破崙視普為藩屬者七更寒暑一千八百十四年

九年嘉慶十四年普王隆憤為雄選士厲兵不遑所夕而積弱已久驟難吐氣揚

眉是年曾在禮誼地方與法兵決勝負普兵雖多於法兵依然一敗塗

地及至滑鐵盧大戰之際普亦與師追隨英將惠靈頓公之後則法兵

先已屢敗普兵不過隨波逐浪相與滅跡掃塵而已○普國雖無赫赫

之名而業與歐洲列國同。退法兵則列國應得受大勝後之利。普國自無不均。漂湖拿坡崙盛時法國割取普國之地幾及其半。普民之數遂亦率達而削其半。至是則全數歸還於普。普士且列國大會與地利。兩都城商訂和約之際。愛普逾於常格。又以鄰近瑞典國之補梅蘭并全省。並蘭因河畔之地。盡割而隸於普。又因殺克生國王偏欲邀衆而助拿坡崙列國。遂瓜分殺克生之地。其近普者即交於普。及至和局大定。普已有地十萬方里。按此以普地計英地一方。聖台華地一十方里。並有華地一百萬方里矣。有民人十兆丁口。

○歐洲大亂時日耳曼諸國困若顛連。無可告語。其民既深畏法國。幾於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而又恐在上者之威權太重。小民日受束縛。不能振拔。故皆有求改制度之心。普國大臣洞燭民隱。謂若執意不從其請。斷不能得其死力。况正在蒙難之中。尤應上下同心。庶幾稍張國勢。

因不憚苦口力勸其民先謀恢復舊宇驅逐法人異日得享昇平之福

必當開誠布公與吾民一新其制度普王又於調兵運餉之十旬內明

許其民擅舉官之權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五月二十五日日耳

曼列邦大會之際於酌改制度一事雖未明入載書而已心心相印日

耳曼全部之人皆瞭然知諸王諸侯已讓其輩以舉官之權矣三十年後

百四十五年間普國王與土下議諸員會談時有一議員起而發言曰一千八百

十三年普王已發起而求舉官之權矣普王答曰吾不滿意於普民之起不

過謀舉官之人何嘗有求舉官之權之意哉諸員聞之人心大不服是可見一千八

百十三年之舉不但欲逐出法人更欲求國家盡逐其法使民含有舉官之權也

日耳曼之民雖皆求整頓制度而其實有難於歐洲列國者拿坡倫未

經肆擾之先日耳曼人尋推奧國之君為日耳曼之皇帝日耳曼列邦

之主畧如古之諸侯一秉天王之法今拿坡倫既掌法權則改國曰何

畔之日耳曼列邦為一族而視為法之藩服拿坡倫敗後日耳曼列邦

先已緣法而脫與皇之羈絆今又脫法國之牢籠遂乃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棋布星羅彼此不相統屬然又恐遺外人之窺食也一千八百十五年^{拿破崙二}歐洲列國大會於奧都維恩紂之時日耳曼三十七國王侯咸來赴會聽各大國之公議仍奉奧君爲盟主此三十七國者合共有民人三十兆丁口養兵三十萬名在各大國之意以爲日耳曼合衆國之局勢既定已不失字小之仁矣旣而日耳曼諸王侯復會於翻覆其所商者計有兩大端一曰防外患一曰靖內亂○歐洲大亂旣定日耳曼民請其君俯從前約整頓制度許民擅舉官之議而讀書之士子謀利之賈人亦皆以是爲言爰有二小國一曰漢落飛一曰烏忒柏不得不曲從民志惟普魯士國朝廷聲勢鼎盛知民之不敢拂上意也故力杜由民爲政之習若報館中人有敢昌言無忌者卽日封閉其門不

許魯報一千八百十七年

嘉慶二十二年

又有人籲請普王整頓制度言外有

責其食言而肥之意某大臣震怒判其贖尾曰汝等求王之人卽犯疑

王之罪而日耳曼列邦之國會亦不願其民擅舉官之權且更重訂新

盟中禁各小國毋得妄改制度於是日耳曼仍暫以勢力壓民不能有

所濟請○一千八百十八十九二十等年

嘉慶二十三年

西班牙國稱爲日斯巴

亞與意大利國所屬之拿坡嶼國皆已更制易度煥然一新日耳曼

諸侯王見他國之民羣起要求深恐其民欲步後塵心皆惴惴普王則

特降嚴旨云風聞國中恒有辨言亂政之人良民之心皆爲其所鼓動

又敢私立會黨但求自主而不畏國權是亂民也於是日耳曼之國會

又相與重訂嚴律以遏其萌且約束報館益復嚴密若敢有助民之片

語刊入新聞紙者由官立刻封禁其助民心切敢於連署者嚴禁或禁

抑其主筆或驅逐其館主又嚴禁其民毋許無端聚會評議朝政此律
既行民氣雖鬱然不請而道路以目相戒不敢妄語一千八百十九年
嘉慶二十二年奧國宰相設筵泥公爵語於人曰今日耳曼之民已小安矣
十四年耳曼列邦公會中人惟知恪守成法然其鄰近之法國西已任其民
有舉官之權曰耳曼民人心益不甘凡偶見法國新章之便民益民者
皆歛慕嚮慕曰我國執政之人庶幾效法國之所爲而加恩於我輩乎
乃遲之又久終不能得則又怨怒之氣形於詞色惟曰耳曼之執國政
者全不知其咎在上之不能順民心非民之不能承上意也反責民之
無良妄思干預於是上下交相怨列邦遂皆不相安一千八百三十年
道光十年法民大起遂布爾奔士族曰耳曼民觸發欲求自主之心又共議
國家制我以權非服我以理徒以列國額設弁兵三十萬員名有事則

彼此相助不民血肉之軀豈能爲敵是以不敢作亂不圖列邦之公會
見法民敢逐其君改爲民主深恐其民之效尤也更分外設重法以鈐
制之凡有議論國事之民會一一加以嚴禁凡民雖未立私會而聞其
偶語中涉及國事但有分毫不服之意立即捕送法司盡法懲治列邦
又另立一約凡不服國家之犯案發在逃無論逃至何邦皆應解送本
邦治罪彼此皆不得袒庇又各自禁止邦內報館毋得妄訾朝意違者
亦科以應得之罪日耳曼列邦之百工有已立會者按此等如山中各手
業人設立公所之類
亦有未立會者至是又禁止百工會中人毋得藉故他往以所屬惑諸
法既立是不特不能下體民心而更益以苛暴也遂有希圖嘗試者以
哀求國家恩待我僑更改新制爲詞日耳曼列邦星夜調兵彈壓民不
敢違亦不敢言然其心則皆已定矣今特無機會可乘耳一日事機猝

遇必共揭竿而起○日耳曼人久受國家束縛馳驟之苦國家雖不能
滌其自主之心然誘導自己執法如山民皆安心忍受不敢違逆是以
上下之間雖難和洽然少謗張況普國舊制男女成丁以後必令當兵
三年其在營時軍令森嚴自然戰戰慄慄及離伍歸農畏服軍令之心
已成習慣移而畏如爐之官法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至論其學策一途
則今日耳曼全部之人幾無有不識之無者惟日耳曼可讀之書本屬
寥寥無幾故所讀者皆不甚多新聞紙亦絕無而僅有故外事亦不甚
明年來教習民人之善法當時全未振興國家大小政令下民概不與
聞亦並無下民應受之名分上之視下如長老之視嬰孩凡事不與商
議不令操心惟以上命爲重務使恪遵功令若有謂民亦可以爲主者
則曰此未有知識之乳臭小兒也國家應辦之事自宜獨斷獨行豈可

任其妄參末議哉

當時也曰耳曼一切之事皆以聖德為尊生既出於聖德

之有

○歐洲諸國於教會之事大半任民意之所欲即准其隨便奉行

而不敢申禁令頒條教矣第曰耳曼列邦則仍欲執風化之權使民一

休遵守普魯士國素本通行耶穌教而一教又分二門一曰路德門以

路德之訓為重一曰嘉溫門以嘉溫之訓為重路德之訓曰耶穌常居

於人心與嘉溫迥不相同嘉溫之訓則曰人事皆由天定路德門中人

又指為偏見於是分門別戶執理互歧即辨論蜂起一千八百十七年

嘉慶二

十二年普王降旨云汝等之教本屬同出一宗乃語拘於小節致鮮起

於末流是亦不可以已乎乃強令路德嘉溫二門中人同在一堂禮拜

又親自臨堂欲和解二門以歸一致且勸之曰凡事總以和為貴況教

化之事乎於是二門人皆遵王命願罷爭端

此二門中一謂人事由天所定一論倫理如耶穌居於人心

普王之言非強令改之也惟謂普民若喜從何門即從何門而已。且各門皆不乏聰明之士亦謂王之所命實至公而至明故既退而亦無異議然自有此舉普國之教化亦必聽命於王與國政之使民遵守者無區別矣。

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一年

日耳曼列邦大會之際但論交涉諸事而不

暇旁及通商故彼此商人運貨往來各邦徵收進出口之貨稅意為軒輊竟有違背公道者又因通商一律之章程既未互相商訂即亦不能互相詰責通計列邦共在蘭因河畔設立關津二十七處各收各稅紛擾不可言喻且商民不知定制無所適從常有指為隱匿或科以罰鍰等事猝啟爭端當此之時假使有一國出訂立稅則使歸一律於日耳曼商務必能大有裨益日耳曼全部最大之國首推奧地利阿其次莫如普魯士普之國勢日即於強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同治五年

普與奧戰

而勝普之慮心積慮卧薪嘗膽已歷四十年矣此四十年中奧之氣不
衰恒不肯讓普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普王念各國設關徵收貨

稅各不相同吾能仗義執言使之歸於一律此普執口耳曼牛耳之絕
妙機關也遂屏奧國於局外而與日耳曼列邦聯訂一律徵稅之約約
中大旨畧言凡日耳曼全境除奧國外彼此土貨各任商人轉運全免
納稅其自外國人口之貨則科以通行之稅各邦皆不得畸輕畸重凡
此應徵之稅由官彙總經收然後核日耳曼列邦之戶口按其成數均
勻分給其戶口冊則以三年爲一限按限重行查造如其生齒有增稅
收自應增付倘有減少即行核減各國無不首肯當其互訂約章之際
各邦皆平等相待無所謂盟主亦無所謂附庸而其用意之所在則又
有二焉一曰報英國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一年所定購棉章程之仇一

第五節
日耳曼一
千八百四
十八年特
形

日欲民自知製造諸貨以杜英商運貨進口之七利此章既定歷十年之久日耳曼所徵通商貨稅增於前者一倍

日耳曼求新班各官吏久欲聯各王侯爲一體遇事則和衷協力共求一妥善之法彼此皆遵照辦理不但通商一端改爲合辦稅務已也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法蘭西與意大利和日耳曼恐法人亦來聯絡更思台列邦爲一大國以杜法國之銳銳

當時日耳曼列邦之月

口已增至四十兆若使合而爲一亦可於歐羅巴洲諸大國中分一位置但羣小邦中各有王侯其先非一本之親其後有萬殊之別東爭西競北忌南疑故雖同處一方終不克聯爲一體於此而欲圖自強之策實覺憂乎其難日耳曼遠識之士常言我等列邦若不更改制度固屬無以自強而若不合零星小邦以爲大國則際此強鄰逼處何以自存即何以相禦此議一出衆多疑之故合衆小而爲一大之心浸漸滋潤

日月在矣○總而言之當時日耳曼列邦中不但其新之官
景續若若皆思混一全部甚至閭里小民偶然聚議亦皆
與吾二國先自紛爭盟主之權小邦無所適從自讓觀望者不早爲
良法以定鴻規日耳曼雖欲稱雄其可得乎○如但以普魯士國而論
普王之心實與普民之心背道而馳先不能合而爲一普民皆謂與我
鄰近之法國人既各擅舉官之權我僑血氣心知豈有差別何以我王
偏不許舉賢以達民隱而普王則曰王位由天所命天既命我爲王我
應事聽天命豈能兼聽民言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三年普宰相畢士
麥於公議時闡明其理云普國列代之王本皆順承天命奄有大位非
民開選而立之也天既命之爲王王自當爲萬事之主宰豈能任彼下
民妄參末議徒以普王格外施恩寬待黎庶不似他國之君徒選一已

之私欲，罔恤民艱耳。是時畢士麥已著聲望，而其持論如此，普之風氣

大可見矣。然上下既無同心之雅，措置庶政，茲惟艱哉。○一千八百四

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日耳曼全部中一小國之王，聞法都巴黎大亂之耗，深

恐已國之民從風而靡，或亦讓逐君大禍，遂首先下教，順順民心，以冀

邦治。既而殺克生王烏吞柏王，皆自整頓其制度，俾小民亦擅微權。又

有巴哇利亞國之民，先因不服其王，亂勢洶湧而歸，怨於其執政大臣

羅拉蒙。退絲及蘭法民，要索之端，巴哇利亞民不特要王逐去羅拉蒙

退絲，且求王許行二事：一曰立報館，一曰立議院。報館則代陳民隱，議

院則任民公舉賢才，議論政事之得失。此外各小國之諸侯，亦共竭力

更改制度。即日耳曼列邦之國會，向之恃權勢以治民者，此時亦不得

不刪其太嚴之法令。○普王威耳第四即位於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三十

十年

至是見日耳曼民各懷自主之心故於國會畧寬禁令之後數日即思
乘此機會以期無拂乎民情爰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十

七日下午敕述明今所整頓各事逐條宣示且許日後尙有革故鼎新之

政又於新制度頒發而後勸勸列國必須合而爲一以禦外侮其致各

國公文中雖未明言應請何國爲盟主而列國皆已知其有雄長之心

矣○普王之於民也任其呼籲願祈久不肯有俯允之議今勿料條森

列明言願順民情使人莫測其意向故新制之教言雖具普民不但不

喜且反疑其別有深意非出誠心英王維多利亞之對馬係普國之王

例維多利亞爲英之女主雅曰太子不得干預朝政而凡有益於民之事知無不言

言蓋不盡然君主自應兼從且雅曰太子到英入籍之際有深相接之誓記官師

告其君主即日施行英國大治師吐她馬面有功焉及是致書雅曰太子曰普王於

北德六州之款竟成一大君王之大病在於不肯讓民而聖時會已
失機將已過始還則爲遺憾矣謂事已至此反不如不讓之爲愈也 三月十八日

距頒行新制之期僅一日耳。普都相靈之民忽焉不服王權，羣起滋事。焚壘於街市，以爲負固。甚至王宮之外，亦闌取雜器，築成高壘，殺人放火之事更時有所聞。兵部卽發虎符，藉兵力以靖民亂。民與兵大戰於市中者半日。普王盡然燬之。十九日，不得不更易軍機處大臣，重議俯順民情之制度。於是重復下教，其寬待百姓之處，較前日之教尤爲切實。○普王旣下從民望，許以更易制度，俾民得受其益，而轉移卻甚捷。速是年四月間，遂令普民不論大家小戶，皆擅舉官之權。民會中人之捧讀教言者，無不欣喜過望。然王雖格外從民所欲，而民與國家仍不相安。議院中諸新議員，往往舍大事而拘小節。一日王下教院中，內有余蒙天恩一語。議員力請於王，務須刪汰。其意蓋欲使王知國事非主於王而主於民也。凡普王昔日所命之諸大吏，議院又欲盡黜之。似此

舉動於大事毫無關係徒令王憤無填膺而已民間則又因王與該

王小朝廷之故深恐一旦禍作先其停罷貿易貿易既罷百工皆賦

閒居百工既賦居而無事即不能猶取蠅頭以充口腹若輩不能安貧

每肇大亂然民會中所舉議員仍先互爭小節貽誤大事在所不顧也

○普王以民會之言謬也心甚恨之謂不救深情厚貌無非欲加惠於

民而民慮反視之也不特此也普王本甚欲爲日耳曼列邦之盟主適

值公維之際不料列邦仍推戴奧皇心益懷憂日耳曼列邦大會議費大

普王王儲王侯皆第一不替因思民氣易驕今若曲予優容禍亂必更蜂起遂決意示

以殺制先由軍機處頒行諭帖云普國舊日之制度今不能全改矣普

民方欲有言但見柏靈都城之六街三市間皆已安置重兵遂不敢逞

其時總統兵事者爲藍格勳將軍甫律森嚴威行山岳至是年冬十一

月五日所

月又因民會過於繁聒之故嚴飭散值民會之領袖正危坐間遭眾兵

連其坐位從議院昇出置之於街坊民亦仍無可如何也一千八百四

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間又頒行新改新制度之律律文中守舊者多維

新者少民至二十四足歲雖皆可以舉官然須分爲三等按其納賦之

優拙以定舉官之多寡從此普之富室納賦多而權漸重貧民納賦少

而權漸微至今舉官之法仍照此律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二月間普議院中忽出一名世之英曰畢

士麥年甫三十有五耳論其狀貌魁偉雄傑已爲世所不經見之人其

祖父父亦普之大族富有金鎗祇其習於奢佚其畢士麥而漸有中落

之勢然猶恃其少年意氣馳逐於其華靡麗幾於窮且不疲衆以執務

子目之從未知其有經文緯武才也年逾而立忽焉折節讀書且慨然

第六節
德生傳
上

以國事爲己任及見普民染歐洲各國之習氣銳意求新則不覺憂形於色恒語其所親曰君主之位惟天所賜此理亘古不易人奈何妄疑定理哉又見普王不得已而欲順民情心更不悅每值議論國事之際激昂慷慨力助普王以保大權且竭其平生之力堅言張之崖岨豈知恩德王奈何而欲讓之英銳之氣倍於詞前而其聰明之氣又溢於言表故爲時未久几重視王權之大小各臣僚已公推畢士麥爲領袖矣然畢士麥之心豈真欲王權之過重哉習見普國當時之制度不甚妥洽又慮須臾忘整頓哉特以普民易動而難靜國權稍損尊嚴民亂必滋反覆況普欲舉日耳曼諸王侯而盡更其體統尤必須先使普王獨掌其紀綱故同一尊王也較之泰令承教隳然不振者實不止上下牀之別○普王知畢士麥大有才略且能力保王權也深器之適日耳曼

列邦大會於翻覆卽命畢士麥赴會恭代普王宣布忱悃旋又命往俄京充出使大臣名位漸隆幹濟漸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咸豐十一年 斐迭

德威良王謝世王弟威良第一卽位益任用畢士麥權日以尊一千八

百六十二年

同治元年

又使往法都巴黎商機務畢士麥日記中有曰余

初見各新聞紙摹繪法皇小像肥如郭重而老於康順因其橫加譏訕今親見法皇始知新聞紙之謬妄至於法后天生麗質優態萬方余所及見之美人罕能得其芳艷且於余臨見之頃深情厚貌令人生感云云可謂推崇之至矣會不知甫閱數年卽與之一矢相加遺也噫○畢士麥尙在巴黎普王威良第一特降黃麻宣入給展命爲宰相夫畢士麥之相普實有難焉者其所命意而欲見諸施行之事議院中諸議員大半與之相左

泰西通例常則之好臣必諸議院大半同心始克安於其位否則終是而解相印者比一矣

幾罷相矣而

宣與王一德一心王雖未能深知其作用而欽佩之意形於詞色且欽
佩畢士舉者不獨王一人已也兵部尚書分璫普之名臣也總統兵馬
大將軍毛奇歐洲名將之冠也亦甚推崇畢士麥畢士麥更自具深識
遠見凡諸魯士棘手之處日耳曼列邦憂心之處無不了然於胸次因
而思得君如此其專也我道大行與普魯士一國固不待煩言即安日
耳曼列邦亦易如反掌彼小民之阻撓議員之梗拒曾何足恤又豈肯
以區區之物議遽戾其安內攘外之壯心哉○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
年普王威廉第一以爲包張國威必自整飭我行始而度支之歲入有
常藉非多取於民豈有餘資以供軍旅乃甫議加賦下議院即百計沮
之王遂仰屋而嘆束手無策然其心之惡議員者積而愈深矣是年畢
士麥入相即以全力助王旋以相府嚴檄諭下議院云國事不能不治

民間即不能不捐其私財濟此公費汝等既不欲民之輸資以治國國家即不欲汝之獻議以誤民今汝等可各暫回里占家食之吉檄到如律令又核定嚴章凡各報館敢有妄言以亂衆心者論如律普王於是得行其志然前後四年中普國求新班諸官吏以新宰相之爲政恃勢力而違制度也惡言謗讟俱集矢於畢士麥之一身繼見宰相與他國交際諸大事其識見之超卓迥出於擬議言思之外無不驚而異之羣肘者漸少及至與奧國齟齬之際命將出師膚功迭奏議院諸員於國家加徵賦稅之舉無有不踴躍遵從以助成畢士麥之大志者畢士麥即亦不必顧違制度以折議員之氣議矣惟畢士麥當時非不自知矯枉之過正也故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牒請下議院查覈相府歷年議決各事有益於普國否也議員二百三十人聯名覆稱相國之政

實於普國大有裨益故雖違犯制度實不敢爲相國替其退有後言者
不過七十五議員耳而普國已由是大興畢士麥治國之法亦卽按部
就班悉遵定制而普王仍執治國大權惟上帝所賜之威見既非由
民間之所舉卽不當有民議之妄參其時政府中不乏名流執是說者
亦十人而七八乃畢士麥之見解更高出於王及諸大臣卽建議云王
言固當然欲成上下同心之美不若任由百姓之舉議員既而正與政
府諸大臣皆從之普國之內治更安於磐石矣

普之防阻艱難在於奧地利阿一國與執日耳曼列邦之牛耳垂數百
年其待普也鄙之如不足齒數之小國故普之切齒腐心於奧也亦垂
百十年及至是時普之疆宇水陸交通首尾銜接其大臣多聰明才智
之流其小民又累戰承平而無事故國勢日見其興奧之疆宇零星而

孤露遺香梓有民變維恩納都城發兵往勦路途遙隔所費不貲其大臣雖不皆庸闇亦不甚英明故國勢日見其衰然猶貪雄長日耳曼全部之虛名是不啻自速敗亡之禍也普於是駭駭然欲度驍驍前并不屑爲狎主齊盟之故事苟與奧畧有違言即使事屬細微亦復函牘交馳斷斷然不少假借奧皇漸不能堪又恐普之得占上游也故雖實有自知背理之處亦偏不肯稍屈日積月累和之一字各等諸太室之浮雲而普相畢士麥早與俄羅斯法蘭西二國訂立私約謂萬一普與奧有兵革之禍俄與法皆如楚漢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畢相又知意大利一國受奧國之欺壓亦已多歷年所奧若敗於普意亦必不助平奧故決計與奧爲難無所顧忌矣○當普與奧之猶未失和也畢士麥先力勸奧國不若與普國戮力同心共禦外侮一千八百六十四年

同治三年遂連兵以伐丹墨國丹墨雖防秋有策而一小豈能敵兩大豈願私肥省先報失守火司天省相繼淹陷奧普之師始罷但鬚髮私肥火司天二省皆與普壤地相接罷兵而後畢士麥按驗與圖謂宜悉隸於普國奧良却越國鄙遠之難固不敢據以爲己有然不甘普之坐大故欲使二受之地自爲一小國而立飛特里公爲小王飛特里者擅世襲公爵之榮而與奧皇相交好者也立以爲王必能遵奧之制度以治二省是不啻奧之附庸也畢士麥執不可相持一戰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兩國重行會議乃以火司天省歸於奧意癩私肥省歸於普外觀雖似公平而以皆不能從其奢願之故卽皆不能得其歡心甫閱數月彼此又緣瑣事互相責備刺刺不休間或涉及分地之語更悻悻然見於其面洞詰時局者皆謂普之與奧萬難免於戰爭矣一千八百六

十六年

同治五年

普之軍事皆已犁然各當舉相甚喜因與王議曰奧恃其

昔日之雄不肯爲我下然紛爭不決豈有了局之時臣意若有機會可乘必當一鼓作氣力屏奧於日耳曼之外遂合日耳曼列邦爲一大國而推普國爲之長庶幾長治久安之道也是時奧皇已使其大臣與兵部尙書等共籌制普之道普大將軍毛奇則日在軍中討士卒而申儆之大有氣吞全奧之勢矣○日耳曼全部中有數小邦尙甘心奉奧以爲盟主其餘皆豫籌戰事躍躍欲試然奧與普尙懷懷於兵凶戰危之戒未戰以前亦曾彼此設法冀以玉帛弭干戈然愈不能平卽議終莫決是年六月十七日奧皇宣諭曰普魯士祇知有己不顧人之肥瘠實屬大背天和朕欲合日耳曼全部諸友邦以殺其勢是月二十二日普王之猶子非特麗措將私公率師趨波哼翁小國境外聲言本爵此來

蓋以防懷奸還詐不遵和約之奧國無與他人事從此兩國聲名俱厲而戰事成矣

普國既制於奧又過於法上溯備受凌虐之際至此而始克揚眉吐氣願與奧人示戰蓋相距垂六十年矣不知此六十年中兒有隱繫歐洲全局之大事雖以先覺先知之聖亦復百思而不能到也普人尼姑喇族得寶賜名老宴人子也在普從磨銅師習學製鎖一千八百六年歲十一得寶賜年十九歲於配鑰打鎖諸藝習有心得遂辭其師而遠適異國冀以手藝求口實行至節拿地方正值法兵來攻節拿普師敗績之後但見屍積如山血流成泊皆普魯士之將士也得寶賜傷心慘目不禁淚落如掣席偶於道旁拾得一鈴端詳審視又不覺喟然曰此歐洲鈍器之首也我國之人持此以敵拿坡崙部下訓練有素挾持利器

之兵是何異以卵敵石乎我既以製鎗爲業若舍鎗而製鎗不過一轉移間耳異日替製一鎗較法兵所執之鎗更益精利則昔之勝法抑又何難之有哉遂卽簾櫳履躋銓程向巴黎而去夫國之盛衰繫於君王及其執政之大臣固也故地球之大知人論世之家鮮有外是而他求者乃不謂普盛法衰之樞紐竟繫於區區一銅工也噫天下之奇孰有奇於此者哉○得齊賜既低法境直入巴黎訪知有瑞士國人包狸向以製造洋鎗爲業寄寓法都法皇甚加寵異遂入其廠求供使令包狸許之甫閱數月包狸愛得齊賜之靈敏卽倚以爲臂助且語之曰法皇今命我在廠創造新式鎗枝可於鎗之後膛納入藥彈此鎗若成誠軍中之利器而舊鎗盡成廢物矣得齊賜怦然心動卽日夜籌思後膛鎗之法而秘不以告人包狸亦竭盡心力以製新鎗於是拿坡崙子包狸

以崇術又厚賜以報金俾之既富且貴於製造新鎗以外無旁騖之心
思○當是時也法國之雄風爲古今所罕有拿坡崙既素抱奇才假使
此後勝餘者刻日鑄造告成則又佐之以利器於是爲歐羅巴全洲之
士猶反手之易耳而不知包裡廠中已有人焉決計必成此鎗而又若
或朋之使不遽成及至一旦屢成拿坡崙已埋骨於荒島之黃土壘中
不克一逞其志而反歸後之人以慘遭荼毒之憾也天下事之難以逆
料又如此○包裡雖奉法皇之命以鑄後膛鎗而試用之頃殊不靈便
亦姑候之異日及當拿坡崙就擒之歲別有巧匠創鑄鎗械之鋼帽一
觸其熱星火猝發不必如向之鳴鎗者必待火線以取火火繩以引火
始克乘彈齊飛矣得賚賜知之先取鑄就之鋼帽苦志力索改使更靈
而更捷至後膛納入藥彈之鎗其廠主包裡雖未能得心應手而得賚

賜則恒於工畢休沐之暇銳意研求然猶自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年經始創鑄以來歷二十年之久始克臻於無滯旋即賜詔普廷及經普國之鑄於軍旅者逐加考驗舉口一詞皆謂大適於用普廷立撥鉅金發交得寶閣俾之別創鑄鑄大厥書普名工匠多特後贈鎗旋錫名曰銀鐘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普與奧連兵以伐丹墨普軍中已有能用此鎗者衝鋒陷陣精銳獨於他鎗之上普王大喜錫封得寶賜以世襲之爵并命增募良工隨造鎗枝期足普國全軍之用是時他國亦習聞普之鎗新鎗也然未知其靈捷無匹故但視為數見不鮮之事及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六年普與奧之衅既啟普軍中皆用後膛鎗既精且強遠勝於前軍之鈍器與人雖悍何以堪之

非特麗措持私公之奉命王波摩翁也部下有精兵三營旋接軍符畧

謂與兵若來抗非卽以全力搏之與兵若已敗潰卽以全師追之至沙
賭窪而止以稍後命及戰與兵雖一身是膽猛進不止但忽遇普之新
銳與彈未及普營普嘩已散與陣蓋新銳之力遠於與鎗也與鎗更不
及新鎗之速與將遂無計可施非舍命狂奔卽束手待斃耳開戰之始
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與有一營兵營新鎗幾
致死無噍類全軍大震非特屢皆將私公率師猛進戰無不勝攻無不
克七月初三日果已長驅直抵沙賭窪距始戰處七日見日又與沙賭
窪與戊卒戰殲其前鋒亦以千百計非特屢皆將私公正在督戰間與
之機隊大至與營又深得地勢普之礮力所不能及而與礮已連環轟
發普軍三千人竭力應戰歷三四點鐘擊辰二時許而普軍已敗
兵大敗檢點軍籍其未受傷者僅三百四十人是十成中已被殺其九

似此挫折，旁觀者皆恐普不能再逼與營矣。不料與之右軍忽有鎗彈飛入，霎時間鎗聲雷震，彈影星飛，與兵折脛斷脰，死傷枕藉。與將大駭，謂飛將軍從天而下，也不知普世子正率普兵第二隊在後策應，忽聞前軍礮響，即怒馬當先，率軍亦馬步齊發，馳至沙嘴，塞滿領與營之右。與兵方將奏凱，初不料援軍之速，至猛，見普兵一律穿藍色號衣，如一幅蔚藍天平空壓下，其手中既各挾新鎗，又佐以新式大礮，直向與壁之疏罅處紛紛亂打。與兵雖鎗箭交集而氣不稍衰，飛請中左兩軍同來抵禦，究之辛苦之餘，生不能敵斬新之猛，上肉薄血飛者一點鐘。普軍手鳴鎗礮，足踏塵沙，痛殺不休，即前驅不止，但見屍骸亂壘，中流血汪洋，幾有溝渰皆盈之勢。與軍不能支，遂大潰，是役也，與兵或死或傷，統計折云三萬二千人，普軍則少九千人，誠惡戰哉。○與既受此大

捷萬不能再禦普人七月初五日奧皇願割介於意大利東北之蓋爾
天一省地交法皇督軍而轉交意大利國統屬旋又遣使行成於普至
八月初五日和約已定普王親臨議院諭於諸議員云感謝天神恩佑
一戰功成此後今日耳曼全澤而爲一國當不慮再有梗阻矣歡慶之
意見於詞色夫歐洲近年和戰之局固不致如古者之曠日持久也然
似此大役乃自始戰以迄罷戰不過一禮拜計自失和以至議和不過
七禮拜四十則雖疾風掃殘櫓雨摧花亦不足以喻其神速矣○議訂
和約之際普所要求於奧者奧皇不敢不許普軍中糧餉軍火等費無
一不取償於奧爲數以千萬計昔年奧助普國割取外國之兩省地一
省分歸於奧者今則盡歸於普蓋耐天一省地則託法皇以交於意皇
奧已苦不可言矣況又允合日耳曼爲一國以屬於普奧雖不在普屬

之內而斷不敢再有阻撓奧國歷年盟主之榮一旦淪喪不更屬不可
言哉者在日耳曼全部既痛過歷代阻撓之國之氣遂舉一日漢洛非
一日黑色一日懾掃一日翻覆凡四地盡入於己

法皇納爾拿坡崙居恒誇於人曰朕若不欲窮兵黷武即可使歐洲全
境永無烽煙之警蓋法國歷年以來皆自謂歐洲安危之大局全繫於
其掌握也今見普國之勢忽焉蓬蓬勃勃心大不懌且新興之大國與
法僅隔一蘭因河觀其情勢斷不肯再居法下心又大不安乃先為嘗
試之計法政府以皇命致書普相畢士麥曰貴國與奧國交戰時朕先
許貴國不加阻止今果大獲全勝不勝欣賀朕意貴國與我國昆連之
地如某某者皆指普之盡交我國管轄則大妙矣畢相國即日削牘答
法皇曰尊意甚悉然日耳曼之地即微而至於一寸亦斷不予人也又

使人告於法國、派駐普都柏靈之公使云：貴國若再語及索地之事，恐大亂之禍，即懸於眉睫間矣。法皇既接畢士麥覆書，又得使普大臣賤奏羞憤，不可言喻，然不敢再置一詞，聞其事者，皆哂法皇之躁妄於先，而畏意於後也。而又共知普魯士之意，必欲合日耳曼爲一國者，不但貌與國而類爲敵，且將凌法國而隱爲伺也。惟法皇已忍氣吞聲，普自難還爲無端開戰之舉。況日耳曼北境諸邦，雖皆願自合於普，南境諸邦，尙有不盡同心者。若但恃迤北諸侯王之力，以與法戰，恐未能操必勝之券。故亦姑虛與委蛇，俟南北諸邦盡合於普，則無慮法人之強矣。於是普國先善白爲謀，竭力講求聯合日耳曼，而徐圖法蘭西。○迨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七年普與法戰，法人大敗。普軍第十五章節日耳曼全部諸邦，無不願合於普魯士。於是普魯士改國號曰德意志，而尊普魯

士王爲德意志皇回溯累代以來法人自恃其勢虐待普人今幸天假之機盡雪前恥始歎向之日耳曼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者誠自弱之道也故既合而遂成歐洲一強國各強國亦知德意志於歐洲中境實已自強不息斷不敢再懷藐視之想且明於時局之諸名流尤深喜之謂日耳曼全部人本非好戰之種類今既爲政於歐中歐洲可永慶昇平不若法蘭西爲政時好大喜功各國皆惴惴焉不知旦夕間忽有變局否

普國欲合日耳曼全部而爲一國之心五十年如一日運籌帷幄不知幾費經營今始克償素願然有心人從旁默計知其非比等閒也廢財如流水之不可紀極一也明於治國之諸豪傑專其心於整軍經武二也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之非可視爲上策也譬諸耕稼所布種於大田

者今已成熟，謂宜籌收穫之法，蓋藏之計也。而惜也。感良第一皇與畢士麥宰相不肯諫民亦勞止，訖可小休之詩，專心致志於戎行者數十年，迨乎功成名就，仍未許鑄劍戟爲農器也。民既助上以同仇敵愾，宜卽加恩施惠於其民，乃憑權仗勢之心，猝難澆盪，甚至三公百僚亦皆自然而然，與君相之心，如出一轍，是以治國之法，恒束縛其民而馳驟之，不能任其有優游自在之樂。日耳曼民何不幸至此也。竊意德國成良第一皇與畢士麥相國在世一日，以權勢治民之心，卽亦在世一日。他日者若使破奧勝法，合全部爲一國，功業炳於宇宙，諸英流相繼謝世，日耳曼人庶幾各有生趣，又使繼前人而治德之大臣，銷兵氣以爲日月之光，日耳曼人庶幾可免自前之拘束，而凡事益見振興矣。普魯士本國之民數共男女二十八兆，名口有奇，其餘日耳曼諸小國

不過十八兆名口有奇及合而爲德意志共有男女四十七兆名口德國亦有上下兩議院上議院諸大臣大半皆德皇所命下議院諸議員則爲民間所舉舉官之民分爲三等雖在上之意不必畸輕而畸重然既按其納賦之多寡以定舉官之數目則富家納賦既多官權自重貧家納賦既寡官權即微乎其微且德民尙時有託人代舉議員者欲求痛癢相關其可得乎至德之定例下議院員各給以俸每日約可得英金一鎊以當時幣制而計每年約可得英金一千四百餘兩不准辭謝此亦談時事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普人之奉耶穌教者不足三分之二奉天主教者適足三分之一其餘則奉雜教不必瑣述耶穌天主二門分司教化其公費皆由國帑開支耶穌教分往各省之主教均由普廷簡派使之專掌教化之事天主教

之神甫則由泰教者公舉而國家亦得操進退之權○德皇之於學校尤重視之定例民間幼孩已屆讀書之歲必令入塾從師違則逮其父母而予以懲罰故通計常年入幼學塾按即如中國開蒙師之類讀書者共有稚男弱女四百八十萬名口約古普魯士全境生齒六分之一按日耳曼全一禮拜城市中孩繳學費英金三辨尼約市中國制城六十餘文鄉間孩續一辨尼約合華錢二十文如尙不敷兼准地方官量視民力派令捐輸德廷則特派一大臣總司學校之事

普人之爲男子者卅足年二十歲卽須入伍充作額兵三年期滿始許歸農然萬一與他國有失和之事凡自二十三歲至三十二歲之男子仍應聽候調遣雖令從征境外不許退避蓋所謂預備戰兵也俟此九年期過又若有兵革之禍則自三十三歲至五十歲之男子應充預備

守兵敵師入境則拒之不必入他國之境矣此例定於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歐洲他國之兵制今亦大半效之至於日耳曼今已合而爲一故並無普魯士之專兵而有德意志之兼兵每有兵事日耳曼各國皆出兵普王則以德意志皇帝之權而統轄之承平之際通計德意志兼日耳曼之額兵共四十九萬二千名失和之際可以荷戈出外之戰兵共一百五十萬名軍中法令最嚴最善偶有徵發不論遠近大約二禮拜內日^{十四}均可齊集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與法示戰普人踴躍應命未及二禮拜之限何國之師均已畢集於期會之地故普王立此善例之後以迄於今生齒雖僅有四千七百萬名口而當大禍猝起之時竟可發熟練之兵三百萬名而國中仍有守禦重兵足以防外兵之侵軼

德國稱貸於人之款，輕於他國。合借款以充築造鐵路經費，不計之外，僅結欠英金三千萬鎊耳。約合華銀一百二十兆國庫每年入款共英金三千二百萬鎊，已足敷用。此三千二百萬鎊者，大半收諸國家自有之公地及樹林鐵路礦產鐵政局等。若民間所納之田賦，不過英金一千萬鎊耳。惟普魯士人又須捐資以助日耳曼合眾之德國皇，以爲公費。德皇之左藏，即皇大半自徵收關稅中來納稅者，亦惟普人爲最多。假如德國遇人不敷出之歲，日耳曼列邦宜如各省之奉京師，按其民數而加徵之。至普民之所捐於德國者，每年約英金一百五十萬鎊。○普國地中都含瘴氣，故國中常年有四十萬人，或充開礦之丁，或爲融化礦子之匠。計每年所採之煤，可重英權五千八百萬墩。每墩合華權一千六百八十斤約占英國三分之一。此外又可採鐵、錫、鉛、銅等類。○國中之民，半藉力耕以餬口。

但普國之田多歸富戶小民有地以爲世業者十人中不過二人

非能連阡累陌也均而計之其有田業之一百萬入雖名爲田戶大約

每人不過英畝三畝

合華田十八畝

以下而已○德與他國通商合日耳曼列

邦爲一國而普魯士不另區分其發運雜貨之至英國銷售者如麻如

羊毛如木植如玻璃如小孩玩物之類不計其數每年幾值英金二十

五萬鎊此外又有糖及火酒亦由德國運入英口銷售於英民其由英

運入德國口岸者煤也

年少

鐵也布也羊絨也細葛布也綢緞也魚也

熟皮也化學所需之諸異品也考他國與英國通商類皆用英貨者少

而售諸英者多惟德國與英國通商則以德貨運英易英金者少英貨

運德易德金者多總之從英國運進德境之貨每年值二千三百餘萬

鎊德國出口貨則每年不足二千二百萬鎊○普國共有鐵路四萬五

千里

以輶
提計

其中三分之一若非國家之業卽係國家所掌觀其局勢

日全國所有鐵路必盡歸於德廷而後已也

美國有新報云者一日謂德廷
已與德廷三萬里實占普國三分之二

米泥鐵塔核其人口但有二兆而鐵路

已與德廷三萬里實占普國三分之二○德民不甚喜作尺牘每年郵政局

所發不過七百兆封不若英吉利本國人口但占德人三分之二而每

年發書多至一千一百兆封蓋德人之作尺牘與法人相似法人比德

人少七分之一每年發書六百兆封亦少七分之一也惟德人最喜閱

新聞紙郵政局每年帶寄之報與英國不甚懸殊若德人之發電信

則較法人爲多然擬之英人亦僅得其半耳

泰西新史攷要卷之十七

英國

馬根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奧國

奧地利阿國亦名奧斯馬加

第一節
奧國一千

八百三十
五年前
情形

論歐洲之大勢當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三年

乾隆五
十三年

至一千八百三十

五年

道光十
五年

凡前後四十餘年間實爲中流振舵之樞紐而奧地利阿

國皇翻西適介乎其間翻西皇本以愛民爲心恒欲使其民人度化國

舒長之日然其所以安輯斯民者與民心殊不相同翻西皇之言曰百

姓豈能干治國之權亦豈可妄議朝章致驕下凌上之禍故能恪遵皇

命以盡民之愚分者斯屬良民良民徧於國中國勢自安於磐石其生

平持議大率類此其時奧國亦已有報館皇雖不之禁而凡外邦訪事

人郵寄新聞至奧特派監察御史嚴密搜查不留隻字蓋綜英法民人

屢有變遷朝政之舉若奧國報館錄入新聞紙則奧民將備知外事而其氣聲豁然不靖也皇又使其親信之人遍地偵探訪若有欲效他國而縱言及於求新者朝啟羞夕就逮矣奧民莫敢言道路以目皇之意務使人之意見皆囿於一隅而肅然爲渾厚之良民即使渾厚太過降而爲拙魯之愚民亦所不厭若任其練達世故一變而爲精明強幹之新民則奧國將自此多事矣其宰相沒透泥公爵才畧本屬超羣而縱翻西皇有一德一心之契亦謂小民若皆知教化必將逞其私臆妄亂百出國之不安胥由於此其爲治也則處以誦詐乘權藉勢無所不用其極說者謂自古至今不之以權勢馭民之國然要未有甚於奧之此時者奧民男女三十七兆名口天所賦畀之性命不敢曰此吾之所固有也祖若父所傳之財產不敢曰此吾之所應得也奧廷治國之法

卽有未洽通國無敢道一字貶一詞是則與皇幾不以人類視民矣與民皆有血氣卽皆有心知習見皇之識解卑鄙性情剛愎豈有不慚而思洩者特念皇之心地實從衆民起見其他一切政事亦多裨益乎閭閻且又念我儕小民前實與皇同受法皇拿破崙補拿破脫積年狂欺奇虐之毒慘今皇已垂垂老矣我儕雖心多怨望何忍使其衰朽殘年憂患餘生再膺束手待斃之苦茫然一旦山陵崩新君繼其位恐必有不能再忍者○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 翻西皇薨新君飛蝶南卽位值萬事更新之會與之四鄰各大國大半已更易制度民人皆得操議政之權而與國則仍不念民爲邦本之訓不許其民議論國政與民難忍之心蓄而愈深且與之前皇翻西雖嚴外邦新聞紙入國之禁然外邦之新法與民已無不周知達皆欲國家分予民權任民亦稍得自

由以共成裨益身家之事惟以奧廷素不許違華中人昌言時政之得失無奈私相結納以貶萬有一當日積月累各府州縣無不有私會之蔓延而奧廷悍然不顧之心如故也憑仗勢力壓民私議之法如故也政之有大弊者依然不知改革民之有大益者依然不肯舉行徒以做狠因循四字冀常保其大位至於國庫所入亦無起色歷年入不敷出國門之外債主直可雁行而立於是遍國人心蠢動不信其皇帝不信其官長禍機之起直可旦暮俟之矣○夫奧廷之舊制固遠遜於歐洲列國之新章矣而尤有一大弊相沿而不知改則亡國之徵也奧民雖同隸一國而實分兩族其一爲日耳曼同族之人其一爲俄羅斯同族之人奧廷以日親而俄疏故恒緹俄而袒日俄羅斯族類欲有希冀於國不論其應得與否往往百無一從不若日耳曼族類尙有邀恩躐惠

第二節
共計一千
六百四十
人分佈十

之一日於是俄羅斯族類之是拉非人

是拉非人即俄國人之初名也亦曰俄加利人則以其得者亦曰馬加人

皆謂國家既外視乎我我何妨自爲一國況古者恒加利人固自認其國自子其民今重分之誠易耳何必寄與之籬下哉與國於是大不相安然上之人若能收絃易轍亟思有以安之想與民非決欲作亂者比也而惜也飛蝶爾與其大臣治國治民仍僅有二法也一曰傲狠則恃威權以鎮壓也一曰因循則泥成法以束縛也長治久安其可得乎

法皇魯意斐禮熱視民之疾苦久不思設法以救之法民不能忍羣起逐之奧民間其風聲躍躍欲試皆謂吾國皇之不知救民更甚於法皇法皇今已被逐茲儲之機會至矣奧廷聞之頗有慄慄危懼之意誠恐奧民謬效法民亦思易主而不知奧京中人亂謀益亟自覺時哉不可失必宜與法民遙遙相應以救奧民於水火之中奧相沒透泥時已晉

封王爵矣安富尊榮聲勢赫濯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道光二十八年

三月初一

日與民猝然大起奔至王相府第與廷閣暫立即遣兵驅逐與民不免有受傷及被殺者與皇知不可易視暫去其歷代恃強蔑理之心而更易軍機處大臣下詔許民重訂章程以救苦難又許各報館極陳時政之弊獻治國救民之良策不復有所拘束一面傳集上下議院人員使之共議朝政凡前犯誹謗國家之罪而予以紮銅者咸赦除之民所求改之新制度一一許之又從與民之請許其各擅舉官之權不復有所區別似此諸事曲從亦可謂不遺餘力矣豈料與民不信其皇之心仍固結而不自解皆謂更改太速是誘我而散民之心也異日必別有權勢以行其率由舊章之素志故亂勢仍不少衰飛蝶南皇知其終不可遏深恐禍及其身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道光二十八年

五月十八日潛從維也

納都城微服而出臨去時語其所親曰今我民已受人迷執而不悟歷
誠不忍逼以權勢是以降志潛蹤倘民幡然知悔則仍可享太平無事
之福矣○飛蝶南皇遜位後國會中上下各官於數禮拜之中畢集維
也納都城大抵國家能先立一大國會則雖時勢阨危往往無不了之
局與民見國會大集皆以爲從前所受之苦可一掃而空之矣故欣喜
之情見於詞色惟奧皇既不在都城若有不能徑行直遂之事則將何
以處之於是奧京之民公請奧皇返旆奧皇飛蝶南既歸默念奧民必
已自知往日之咎從此安分守己不再妄生枝節矣其實維也納民求
新之心曾不稍渝又閱數禮拜見皇卒無改章之意遂於八月十二日
大亂重起忽隱忽現幾於不可捉摸至十月初四日奧皇之武庫被亂
民搶掠一空奧大臣賴兎兒已享高年竟不得免於殺身之禍初七日

飛蝶南星又潛退出都維也納事一切由民爲政○奧亂至此實已猝
難底定其外省如倫巴提如蜚耐天比鄰於意大利國者同時揭竿而
起地中海羣島中有薩釘泥鴉島王又與民黨相聯絡意大利國人則
深喜奧民之叛其君上恒加利人則曰今我輩已爲自主之國不受奧
之籠絡矣此外又有波哼爺及雪雷瀉二省中雜居與俄同族之是拉
非人^總亦反奧皇而應恒加利人^{是拉非之同部}維也納則民自爲政甚
至奧皇不敢託足總之內外上下人等但有疑心而無信心但憂再受
其皇及其大臣之鈐制而絕無畏敬之心但求設法以自救其疾苦與
歐洲西半各國之民無異而更無顧忌之心○奧地利阿本頻年備經
大難之國雖弱而卒不能滅故是時雖亂黨紛起僅歷數月之久又復
次第削平民間不見烽煙之影其戡定波哼爺雪雷瀉兩省之是拉非

人者芬蘭王爵也一鼓而擒薩釘泥鴉島王者蠟臺思起總兵也蠟
臺思起又移師以平鄰於意大利之蜚耐天倫巴提兩省之亂且焚
南皇遜位出都之第三日卽有借來欺義士率勤王之眾三萬人至
維也納維也納人閉門不納借來欺者克卯天族人也籍隸恒加利而
偏不願與恒加利人同心謂若離奧而自立爲國必有覆亡之禍較屬
奧而尤爲酷烈也及是奧人不容入維也納旬月之間已增至七萬人
圍維也納入於內不使之通出入且時時飛礮入城殺人無算維也納
人知不能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大開城門延
克卯天族入借來欺入京飛蝶南皇時已在借來欺軍中維也納人納
歎之後泰迎以正皇位飛蝶南皇曰朕若再正南面國中人恐難心服
朕亦不願膺此重任遂傳位於其猶子翻西約瑟第一○是時恒加利

一千一百萬人仍欲自分爲一國不服奧皇之政令其佔地若干里

其約

廣袤與中國兩行省地相似

當其屬奧之時苦海深沈幾於不可振拔凡年中完納糧

賦者皆手胼足胝於南畝之人及窮苦無所告語之人其既列縉紳而爲世家望族者與例俱恩免賦稅至於養兵之費養士之費及教化愚民之費無一不取之農家然猶就本身自有田產者而言也若其甚者世家之田產佃民耕種及其成熟則盡歸之田主小民終歲勤動分毫無所得至於官吏需用物件並不根問市價強行挑取之後任意擲給錢文商賈不敢爭論又若世家子弟或賒取貨物或揭借銀錢不知而誤付之永無歸還之一日亦斷不敢有索取之一日恒加利地方人雖同族類而有馬加一旁支幾古恒加利之半久懷自主之心及恒加利聞法人已改爲民主之國無不歆慕豔羨馬加人遂先起事亦欲自立

爲國歐洲各國之旁觀者，皆謂恒加利人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今之乘機而起，亦未可厚非也。○奧國正在大難之中，若不能設法收回恒加利人將不成其爲國，乃恒加利之渠魁可訴，則抱負殊不凡也。起事之初，論其衆曰：我等今欲自立爲一國，分應竭力同心，不可挾一毫私意，人無論貴賤，家無論貧富，當盡出其所有，以充內治外防之費。如果勢有所不可力有所不能，必俟好袖其空瓶，罄器而後已。吾之願亦於是畢矣。議既決，遂逐奧官而叛奧，更歷數月之久，皆自治其立國之事，並不騷擾他人。他人亦曰：恒加利離奧而自主之規模，已可謂粗具矣。鄰人有在其本國不能得志者，如波瀾，如法蘭西，如意大利諸國之人，皆願往恒加利相助一臂之力。恒加利之總管兵事者曰：哲遜治明於事理，嫻於軍政，隸其麾下者有練兵十二萬名，可訴以所歛之錢，尙不

能數周轉於是增造紙幣出納一體通用應需經費之際隨宜支付絲毫
不存吝惜之心○奧國見恒加利人同懷自立爲國之心文武各官
又各擅自強之長策環顧本國無有能制其死命者乃遠求於俄國俄
皇尼古喇士本深惡歐洲諸國妄思自主之民者也又恐俄國之民亦
習染其風氣而亂紀綱也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初八
日應奧皇之請發兵十五萬人助奧專勦恒加利○奧與俄皆大國也
合兵而至恒加利恒加利新立之國諸事草創豈能抗拒然猶竭力支
持至數禮拜之久人皆服其膽畧卒之寡不能敵眾弱不能敵強每戰
必敗每敗必退土地日以削士卒日以少恒加利各路酋長亦各漸次
離心可訴知事不諧撫膺長歎一日以全權盡付哲邇治高飛遠引不
知所之哲邇治雖執掌文武全權默念區區之衆豈能當兩大即使再

接再厲亦徒自殘其同族之人於是專以全權向俄軍納款俄國元帥
派司吃味王爵受其降而奏請俄皇定奪此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
八月十二日事也恒加利入既敗仍爲奧地利阿之奴僕與總兵且
將前後擒獲之恒加利武弁一一殺之噫此非奧之甘爲喪理莠莠之
凶人乎

奧新皇嗣西約瑟第一知其民心大不服甚至如恒加利之顯然爲敵
幾釀激與之大禍若不稍從民欲恐難再保太平因於一千八百四十
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特降玉音云自今日始朕知國中之事大
半應由汝等小民爲主今准汝等各獻良謨朕無不俯聽且從今以後
治國之制度必令衆民皆有自主之權朕於國中之民亦一視同仁毫
無歧異等語此旨降後數月正值恒加利人奮力自保其分國之時而

與之新制度已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道光二十九年

三月初七日議定頒行

畧言與國須重立議院樹改國法議院中請議員則准民人公舉且大
家小戶各有舉官之權不加軒輊國家之於報館亦任其隨意議論不
加約束各教雖分門別戶國家亦一體優待一掃昔日畸輕畸重之弊
至於學校一節國家亦必籌款振興務使人人得以讀書似此銳意更
張力求整理即在酷意革新之人亦以爲心滿意足無所無望矣然而
奧皇雖立此制度大半皆出於不得已之故非其本心也是以大難既
已削平卽漸置諸腦後更歷三年之久所謂新制度者但有其名而無
其實則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奧皇且更下詔
凡有新制一律蠲棄而仍恃權勢以治其民民雖茹苦含辛國家則廢
如充耳矣○新章既立之後諸事雖寢閣不行惟學校一門則已竭力

惟廣與民之受益良非淺鮮按照新制內言民間一切幼孩自六歲例
以過其生日爲一歲十分足非如華嬰之僅過新年卽爲二歲也以上至十二歲以下皆須入塾讀書其年

中束脩之費皆官爲籌給不煩其父母於是民間百幼孩中已有七八

十幼孩呬唔咕嚕之聲達於里巷查三十年前凡充塾師者半係天主

教中之神甫未免美中不足今日則亦終絕風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矣○歐洲各國既各具民爲邦本之心區區一奧國斷不能自異於衆

仍以機勢治民一千八百六十年或豐十年奧皇約瑟又特降綸旨云今朕

忽知之矣欲求有益於國必先上下相通等語約瑟此旨想緣出於至

誠故旋立議院俾大家小戶真有舉官之權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或豐

十一月五月初一日約瑟皇又云今議院定矣國家收大利益在此舉矣

是年雖立議院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因與普魯士國失和亦仍暫罷議院及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

六不但奧國向所祖庇之日耳曼同族人各有公舉之議員入院議政
即與俄羅斯同族之恒加利人亦幾各擅舉官之權是以恒加利人公
請奧皇及奧皇后至波斯忒恭上奧皇尊號曰恒加利王奧后尊號曰
恒加利妃則其愛戴之情可知矣○當是時也奧兵爲普兵敗於沙賭
霍奧國前割意大利之地亦唾手而仍歸於意奧皇雖久爲日耳曼之
盟主亦已爲普所削詳第十六章第九節艱難辛苦備嘗之矣約瑟皇第一慷慨
而論其臣民曰奧事雖一敗塗地至於此極然使勵精圖治未必遽遜
於歐洲朕雖至愚亦未肯遠灰壯志因念此種苦難固屬絕無而僅有
然更有大於此者厥維國家制度不善之故今制度已改我民皆得自
由仁在無所束縛民既無所束縛自然樂於歸附較之昔日刑驅勢迫
政治非出於下民之悅服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且天下憑權藉勢之國

往往有民間之私會大爲國患。今與國全無私會。此可爲朕能順民心之證。彼下情之不能上達者。既可剴切直陳。又可請其所舉之官在議院中代陳民隱。尙安有上下隔闕之憂哉。卽此寥寥數語。可知與皇實已於自強之治。洞達無遺。萬不肯再藉權勢。致啟離心離德之患矣。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年。吳興父論曰。與民既有公舉之官。在議院中與國家從長計議。我國卽不憂內亂矣。內事既定。外人自不敢侵陵矣。自強之策。就有加於此者哉。語尤明白切至。

與民既有公舉之人。入國家之議院。閭閻之疾苦。達於黼黻之前。故雖喪亂頻仍。而幸能危而後安。諸事蒸蒸日上。統計與之生齒。共有三十九兆。每年每百人中。以生抵死。合計約增一人。國中工作人等。緣其年靜。卽其興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人口貨物共值英金六十

一兆鎊迴溯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同治十三年

僅值二十五兆鎊者

之利市由是以推可知奧民之富於前者亦將三倍矣一千八百八十

四年

光緒十年

出口貨物共值英金六十九兆鎊迴溯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同治

四年僅值三十四兆鎊耳夫以出口貨物頓增一倍而論更可徵奧國

土產有蓬蓬勃勃不可遏抑之勢矣土產既多金銀充牣斯有餘資多

購外來之貨此理亦甚曉暢至奧民之務農者本占三分之一農隙之

隙又可入叢林茂樹中伐良材以求售故出口貨物以糧食木植爲大

宗又有細葛粗麻果實所釀之酒橄欖所榨之油皆產自土中者也又

可剪取羊毛供他邦之織罽南省人則善育蠶每年所繅之絲約值英

金二百二十五萬鎊農家更兼養蜂其有蜂箱一千五百萬座每年所

割之蜜約值英金八百萬鎊若羊若蠶若蜂雖以動物而獲利然亦可

原缺

徵收賦稅之法內有兩端拙劣莫比深識之士皆竊笑之其法若何一

曰國家出售彩票以抽博進之利

按此如近年中國愚人購買西班牙國之呂宋彩票而不知西班牙月抽一頭彩之

金也與票

一曰鹽課

按中國度支所入以鹽課爲大宗西人之明於理財者多加此課與中國將無同

國家歲出之款

有大益於民者一宗學校是也每歲共給英金一百七十五萬鎊

此係

所付之款具外又有名姓方捐助之學費亦甚可觀

與之軍需亦染歐洲之風氣浪擲黃金於虛耗幾不可以數計定例男

子成丁以後必令入伍三年三年期滿隸其名於預備兵之尺籍歷七

年而始得銷除其入伍期內有事固須從戎即預備期內有警亦應聽

徵發故承平之際額兵約合三十萬名若使兵連禍結即可增至一百

萬名與本不恃海險沿海之地亦屬無多然亦豫備兵艦且其中鐵甲

船甚多費鉅而用未必多也異日者他國或得摧殘鐵艦之法彼乘風

破浪者亦復何所用之哉